



1982年9月16日

第二千三百九十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9月16日星期四下午5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西堀先生(日本)

成员：中国

法国

圭亚那

爱尔兰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凌青先生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

辛克莱先生

多尔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卡姆先生

克里斯托西克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阿梅加先生

奥顿努先生

奥温尼科夫先生

约翰·汤姆森爵士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特沙马拉·恩吉·拉穆勒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5时55分会议开始。

向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常驻代表表示欢迎

主席：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我想向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新常驻代表约翰·汤姆森爵士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期待着与他进行象与他的前任安东尼·帕森斯爵士那样亲密的合作。

向离任主席致谢

主席：在我主持9月份安全理事会第一次正式会议的时候，能就爱尔兰的诺埃尔·多尔大使担任1982年8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所作的贡献向他表示安理会全体理事国的深切谢意，我感到十分高兴。在那个任务特别繁重的时期，不管是在正式会议上，还是在磋商过程中，多尔大使都表现出耐心、谦恭、干练和明智的品质。我能为他忠贞不渝的领导向他表示他当之无愧的敬意，感到十分荣幸。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1982年6月4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162)
- (b) 1982年7月28日埃及和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316)
- (c) 1982年9月16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392)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就本项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黎巴嫩代表和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

请古巴、埃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和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罗亚·库里先生(古巴)、阿卜杜勒·梅古伊德先生(埃及)、克里什南先生(印度)和马哈茂德先生(巴基斯坦)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科威特代表的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安理会本议程项目的讨论。

按照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阿布勒哈桑先生(科威特)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个项目。

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是应1982年9月16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392)中提出的要求而召开的。

我想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下列文件：S/15356，1982年8月12日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15362，“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518(1982)号决议提出的报告”；S/15371，1982年8月20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理常驻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15376，1982年8月26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理常驻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15382，“秘书长关于贝鲁特地区局势的报告”；S/15386，1982年9月3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15382/Add.1，“秘书长关于贝鲁特地区局势的报告”。

第一位发言者是黎巴嫩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先生，由于这是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应邀参加你主持下的本安理会会议，请允

许我利用这个机会祝贺你的就职，并表示我们对我们的事件今天是在你作为日本代表的亲自领导下进行辩论感到多么的高兴。不但你的国家对黎巴嫩作出了各种友好的表示，给了我们各种援助，而且你本人也是许多有助于黎巴嫩及中东的和平事业的决议的起草人、共同起草人和倡议者。

我想补充几句有关我个人的话。你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都知道，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作为黎巴嫩大使在安理会露面了。起先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就要在没有向安理会正式告别的情况下放弃我已经担任了将近五年之久的“常驻当事人”的职位，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我现在深感遗憾的是，至少可以说我是在如此可怕的、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回到安理会面前来的。

自从安全理事会上一次开会审议黎巴嫩问题以来，至今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在这多事的一个月里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们本来希望我国和中东的和平事业能缓慢而稳步地向前发展。

在漫长的、几乎每天都举行会议的几个星期当中，安理会在无数的决议中提出了我们前进的总纲领。在安全理事会决议推动下所作的双边和多边努力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胜利成果。我国的宪法程序并没有因为我们所遭受的暴力行动而中断。我们正在为生存而斗争——这种斗争往往是默默地但又始终是坚决地进行的，而且我们毫不动摇地相信我们最终有权过自己的生活、掌握自己的命运、恢复我们对全部领土的完全主权。

然而，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回到安理会来重申我们的要求，即应该把黎巴嫩交给黎巴嫩人，而且只交给黎巴嫩人。

昨天我们正在医治我们的创伤，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刚刚完成一位总统的葬礼，他的死使得他的英雄形象更加引人注目。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统，也是我国第一个惨遭杀害的总统。杰出的领袖贝希尔·杰马耶勒经过多年斗争崭露头角，他的到来带来了对话的消息，他发誓要重建黎巴嫩，建立一个年轻、充满活力、自由而且首先是统一的新国家。在这位崛起的政治家开始获得成就的时候，命运给了他打击。那些他梦想要团结在他的黎巴嫩政府周围并且已

经作出响应的人，在这一梦想实现之前，都在他家乡的山顶上悼念他的逝世。

以色列人就选择这一天入侵贝鲁特，占领政府大楼、房屋和街道，蔑视一切国际法，更不必提对安理会决议提出挑战和违反我们认为是漫长悲剧的结局的开端的停火协定和其他承诺了。我特别指的是由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使菲利普·哈比卜大使通过谈判达成的协定。这位大使取得了人们称之为外交奇迹的成就。在这里我不但要向哈比卜大使的政府，而且要向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表示我国政府的谢意，因为它们和美国一道派出军队参加为保证当时当地达成的协定得到执行而成立的多国部队。

我不打算再一次辩论我们大家在这个会议厅里花了无穷无尽的时间辩论过的问题，即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问题，而以色列却把这次入侵说成是它同巴勒斯坦人斗争的另一个阶段。我想把我的发言明确地限制在这个漫长悲剧的最近事件上——即入侵贝鲁特，而以色列却把这次入侵说成是一种“维持和平”行动。

确实，以色列的借口是如此荒唐可笑，如此令人不能容忍和如此令人作呕，人们甚至不屑于作出回答。试问以色列有什么权利恰恰在我国人民因悼念总统而空前团结的时候冒称自己负有维持一个主权国家首都的治安和防止所谓的派系斗争的“使命”呢？以色列军队有什么权利把自己描绘成一支因为成为以色列的战场而多年动荡不安的国家的稳定力量呢？以色列有什么权利和根据什么授权冒称它不能允许黎巴嫩武装部队和黎巴嫩保安部队执行他们的任务，因为以色列判定他们无力成功地这样做？

对这一点我无须再继续说下去了。我们认为，哪怕是想要讨论以色列人的上述借口以及他们对国际法的嘲弄也是对安理会的智慧和判断力的一种侮辱。我们认为我们的问题是极其简单明了的。世界各国都一致表示支持我们维护我国的领土完整和我国国土与人民的统一以及恢复我们主权的愿望乃至决心。

黎巴嫩决不能继续成为朋友和敌人在它的土地上进行战争和革命活动的舞台或场所。黎巴嫩的战争不但对黎巴嫩和黎巴嫩人来说是危险的，而且已经成为

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以及该地区每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的威胁。

许多世界领导人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公开承认，在黎巴嫩实现和平已经成为一项必须履行的道义和政治责任，一项地区和国际上所有国家都必须履行的责任，一项紧迫的和平事业。事实上，现在大家公认，黎巴嫩的和平不应该是我们大家都为之努力的漫长而又艰巨的中东和平进程的终结。它应该是起点，因为只要在黎巴嫩没有和平，中东的任何其他地方也就不会有和平与稳定。

黎巴嫩决心再一次在它所属的阿拉伯社会里发挥自己的作用——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允许它恢复它的体制，收复它的土地。在今后几天里总统选举必须进行，而且我们相信会进行的。黎巴嫩人殷切地希望能本着团结与和睦的精神选出新总统。

以色列入侵我国首都难道不正是为了破坏宪法律序，使我们的民主制度不能自由地、毫无阻碍地起作用吗？

本安理会显然对黎巴嫩负有责任，我们相信它一定会象在过去许多次所做的那样履行自己的责任的。我们直截了当地要求，现在重申以前的决议，毫不含糊地立即要求以色列马上从贝鲁特撤走它的军队，当然这一撤军决不会影响黎巴嫩继续谋求从黎巴嫩领土全部、无条件地撤走以色列军队以及一切非黎巴嫩军队的决心。

主席：我感谢黎巴嫩代表对我以及对我的国家所说的亲切友好的话。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很快就要离开我们。我祝他今后万事如意。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在本月份安全理事会的正式会议上发言，请允许我在九月份主席、友好的日本的正弘·西堀大使就职的时候向他表示我最诚挚的祝贺，并祝他诸事顺遂。西堀大使真正代表了他那个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最巨大的成就就是致力于和平事业并放弃以军事手段作为推行政策的工具。

我还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八月份主席、友好的爱尔兰共和国的诺埃尔·多尔大使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因为他以非凡的才干在一个严重动乱的月份里履行了主席的繁重职责。

我要对约翰·汤姆森爵士担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新常驻代表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相信他著名的外交才能和经验对安理会行使职责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刚才听到图埃尼大使就要离开我们，我想表示我对黎巴嫩的加桑·图埃尼大使即将离去深感遗憾，他花费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并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为拯救黎巴嫩及其人民的事业服务。他总是奋起应战并出色地完成任务。我们在这里将会深深地怀念着他，但是我确信他将在其他公共生活领域内继续从事他的崇高事业。

我希望说明，我的国家十分赞赏秘书长提出的关于当前贝鲁特悲惨局势的及时客观和有启发性的报告、关于目前事件的报告与增编以及他的富有革新精神的口头说明，包括他在早些时候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提供的、给了我们大家很大启发的颇有教益的地图。

我们今天的会议是应黎巴嫩政府的请求召开的，为的是讨论以色列在贝鲁特这一心脏地区对黎巴嫩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发动的灭绝种族的战争再一次继续并加紧进行的问题，以便彻底揭露以色列早就拟订好的通过以叛徒萨德·哈达德少校为代表的走狗与代理人制造混乱、瓜分、肢解以及有计划地吞并黎巴嫩南部大片领土、把黎巴嫩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的计划。至于萨德·哈达德，由于他多年的可耻变节行为，安理会各位成员对他都已经很熟悉了。

在黎巴嫩大片领土遭受着好几个月以色列占领的侮辱和蹂躏时，以色列对进一步流血和征服的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它着手征服贝鲁特西区这个阿拉伯世界的伟大文化中心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当代阿拉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时，达到了顶点。这确实可悲的、使人厌恶的，是任何人所不能忍受的。在今后的世代里，这件事的心理影响将大大超过我们目前正在审议的完全无端的军事侵略。

以色列人最近犯下的侵略罪行以及他们征服贝鲁

特西区五十万居民这一系列事件，对一切会观察和判断的人来说，是十分清楚的。暴跳如雷的以色列穷兵黷武者竟然毫无人性地以举世谴责的谋杀黎巴嫩新当选总统、已故的贝希尔·杰马耶勒的滔天罪行作为征服贝鲁特西区的方便借口。

我坚决主张要有适当的法律程序。我不作无效的控告。但是根据确凿的证据——而且事实上根据我们那个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所有了解情况人士的一致看法——我控告，埋下450磅十分现代化的遥控高爆炸力炸药，致使新当选总统杰马耶勒令人震惊地死于非命的这件事是以色列特务干的，为的是要达到下列目的：

第一，以色列侵略者虽然虚伪，但不了解阿拉伯人特别是真正黎巴嫩人的心理，当他们持续地使用了高压手段以后仍然未能使已故的新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成为象他们在南部的忠实走狗哈达德那样的驯服工具的时候，他们对他就越来越不抱幻想了。他们本来应该知道，杰马耶勒先生和他的伙伴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们是不会容忍任何人进行征服的。

第二，贝京总理和沙龙先生一直在拼命企图恢复叛徒哈达德在黎巴嫩军队中的显赫地位，但是没有得逞。须知黎巴嫩军队虽然在过去几年中处于分裂状态，暴露出了许多弱点，但是它有一个它永远不会丢掉的光荣悠久的军事传统。

这使得以色列领导人暴跳如雷，他们扬言不但要增加哈达德的雇佣军——他们甚至正在谈论要把一支多达5万人的雇佣军交给他调遣——而且要把他这个以色列被保护人的控制地区扩大到被占领的西顿城以外的地方。事实上，在几个星期前叛徒哈达德少校调回士兵并关闭了长枪党的办事处。以色列人向已故的新当选总统发出通牒，说他们正计划把几乎整个南部同黎巴嫩分割开来并给它一个“特殊地位”，以此作为可能进行吞并和攫取利塔尼河水域的前奏——这是一个早在1954或1955年就得到批准但等待执行的老的以色列计划。

第三，以色列人以武力相威胁，坚持要把一项正式和约强加给黎巴嫩，而完全不顾这样的事实，即真

正的和平是决不可能依靠武力和占领强加于人的——这不是实现和平的正确办法——而且也不顾如下同样重要的事实，即黎巴嫩在6月6日并没有入侵以色列，而以色列才是侵略者。黎巴嫩国及其军队甚至没有介入这场以色列人一再声称只针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和巴勒斯坦难民进行的冲突，虽然黎巴嫩平民在以色列这场灭绝种族的战争中遭受了重大的伤亡和损失。

自从以色列把巴勒斯坦人民赶出家园以来，黎巴嫩和埃及的关系一直受长期停战协定的支配，几十年的时间证明这项协定是有效的。

第四，也许以色列想要征服贝鲁特西区这一设有国务院和大多数其他部司、各种机构和中央银行（以色列的轰击显然已使该银行燃烧起来）以及大多数使馆——最近两天对法国和意大利大使馆的炮击并不是偶然的——的政府所在地的压倒一切的原因是：尽管到现在为止国内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极其自然的，因为在每个国家中都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贝鲁特西区的重要领导人在订立“关于成立民族统一政府的基本协定”的问题上与已故新当选总统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不过是他在贝鲁特东区的总部被野蛮地炸毁以前几天的事。这就意味着将要出现一个能使备受战争蹂躏的黎巴嫩恢复正常与和睦的强大统一的黎巴嫩中央政权，而这个目标是以色列对黎巴嫩所怀的不良图谋所不能允许的。自从1968年以色列人袭击贝鲁特国际机场、破坏黎巴嫩几乎全部的国家航线并摧毁14架以上的波音飞机和各种设施以来，他们一直在破坏黎巴嫩的稳定。

我从离国际机场只有几百码远的一座房子里亲眼目睹那次侵略性的无端袭击。当时国际机场连一个以色列人可以用来作为借口的巴解组织战士都没有。事实上，这一次以及其他无数次对没有设防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袭击的主要结果，却是使遭到危险的难民不得不武装起来进行自卫。

第五，两个半月内对贝鲁特的围攻和灭绝种族的屠杀通过里根总统的特使菲利普·哈比卜大使的调停终于解决了。哈比卜大使和黎巴嫩签署的协定——以色列是该协定的签署国，超级大国美国是该协定的

保证人——明确规定，以撤出巴解组织部队作为以色列侵略军不进入贝鲁特西区的交换条件。以色列言行不一，对此我们丝毫不感到奇怪，因为几十年来有大量这种言行不一的记录。除了以色列的言行不一之外，虽然协定是在安全理事会管辖范围以外达成的，但值得深切关注的是，以色列决意使一个超级大国即美利坚合众国的能力或者信誉成了问题，而美国却是协定的保证人。这是涉及一个超级大国的名誉的巨大挑战，而如果没有这个超级大国的大量援助，扩张主义的以色列是不可能执行侵略和扩张政策的。我几乎无须强调指出，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在世界别的地区，对于这种破坏行为都不可能掉以轻心。不仅受害的黎巴嫩人民，而且许多国家的人民都仍然等待着美国对这一明目张胆的挑战作出具体的反应。现在是美国实践自己诺言的时候了。

第六，以色列侵略者宣称他们向贝鲁特进军是为了恢复那里的治安。究竟在贝鲁特西区发生了什么扰乱那儿治安的事情呢？那里并没有巴勒斯坦战士留下来击退对贝鲁特西区的进犯，象他们曾经在两个半月时间里所成功做到过的那样。这已为下述事实所证明：也许只有几百或者几千黎巴嫩武装民兵对侵略进行零星的抵抗。但是他们都是黎巴嫩人。

第七，合法的黎巴嫩军队完全控制着这个城市，生活正以惊人的速度恢复正常，这一切证明了黎巴嫩人民的天才和创造性。我们每天都看到了这些由现场观察家发来的电讯。

重建和修复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政府的推土机正在开辟和修复 1975 年以来禁止通行的公路和道路。以色列人用来证明他们侵略有理的是什么样的派系斗争呢？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入侵是在贝鲁特西区的所有领导人都在贝鲁特以东的贝克法亚山参加已故的新当选总统的葬礼时发生的。

以色列人声称他们向贝鲁特进军也为的是防止巴勒斯坦战士回来，而事实上这些战士为了使和平居民不再遭受以色列暴行带来的灾难，已听从西贝鲁特领导人的意愿而全部撤走。此外，以色列军队已从四面八方把贝鲁特包围起来。那么，即使巴勒斯坦战士想

回来，他们又怎么能够回来呢？除非以色列人把每个普通难民都看成是战士。

以色列侵略军几乎占领了整个贝鲁特城，尽管各处有零星的民兵进行抵抗，这一点今晚秘书长已经向我们作了详尽的说明。以色列人占领了各部、政府各部门以及各重要机构。据我所知，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占领外国大使馆，虽然他们炮击了法国和意大利大使馆——大概是为了表示他们感谢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派出英勇的分遣部队参加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监督巴勒斯坦部队撤离的多国部队。

现在以色列侵略者包围了巴勒斯坦难民营，切断它们与城市其余部分的联系，制造了他们在占领南部后所制造的那种暴行——他们有时候称之为审问——包括把无辜的巴勒斯坦难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埋葬在万人坑里，把数以千计的其他人驱逐出境和使之受难以形容的折磨，包括不给水喝和不给饭吃。我希望红十字会加倍警惕，把这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难民的遭遇向我们报告，因为在他们同意撤离贝鲁特，把他们的家庭、子女、妻子、母亲留下时，他们的安全是得到担保的。

以色列征服贝鲁特西区的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目的是，以色列人象患有偏执狂病似的，十分害怕任何认真的和平解决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的谈判或倡议。他们显然想使这一过程离开正确的方向并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尽管这一过程在最近在摩洛哥非斯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和在采取类似方针的里根总统的倡议中是得到赞同的。

昨天勃列日涅夫先生重申了多少类似的主张，而几乎整个国际社会也是如此。

几天前约旦国王侯赛因陛下明确而有力地重申了他 1967 年以来所一直陈述的意见：从 1967 年以来占领的所有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撤退，恢复巴勒斯坦的自决权和其他权利，以换取和平。

只有富有意义的和平前景才能挫败以色列的阴谋——阿拉伯国家已一致同意要进行工作以达到这一目的。以色列的某些集团显然是靠长期战争发家的。但是我们决心千方百计使巴勒斯坦人民全面获得自己的

权利。我们打算行动起来，而不是象我们在过去那样漫不经心地作出反应，因为我们已因自己的这一错误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秘书长已经告诫全世界要注意走向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趋势所固有的危险。没有比行动完全超出国际法律和道德范围的以色列的冒险主义更能作为说明这种趋势的例子了。安全理事会有义务要求冒宪章中所规定一切惩罚性措施危险的以色列遵照一致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 508 (1982) 号和第 509 (1982) 号决议以及其后通过的另外一些决议立即从贝鲁特撤退，以此作为完全彻底撤退到国际承认的黎巴嫩边界的前奏。

主席：我感谢约旦代表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科威特代表。根据安理会早些时候所作的决定，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布勒哈桑先生(科威特)：先生，我想以阿拉伯国家集团主席的身分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的献身精神和领导能力的坚定信念。我还要称赞你的前任爱尔兰大使在紧急关头十分熟练地处理了安理会的事务。

我们今天再一次开会讨论以色列人所制造的危险局势，而以色列人性格和行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制造危险局势，这是国际上绝对不能接受的。

昨天以色列以填补真空为借口——这是一个连以色列的朋友也不能接受的借口——入侵了贝鲁特，这是又一个以色列侮辱我们智力的例子。这次入侵严重而又明目张胆地违反了美国政府所发起并已导致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部队从黎巴嫩首都撤出的协定。

正当黎巴嫩人民努力建立一个强大的、符合宪法的政府的时候，以色列军队入侵贝鲁特并占领了整个黎巴嫩首都，这使人们对以色列关于它入侵黎巴嫩的目的之一是帮助进行这方面的尝试的声明是否真诚产生怀疑，也使人们对以色列作为其他各方真正遵守的协定的一方的可信性产生怀疑。

以色列军队无法进入戒备森严的贝鲁特，于是觉得最方便的办法是在以色列决意在墨汁未干就要加以

违背的协定的保护下入侵并占领不设防的黎巴嫩首都。这决不是巧合。

声称巴勒斯坦人正躲在贝鲁特平民的背后，力图证明对那里居民进行大屠杀是正当有理的以色列人，也就是在所有武装分子撤离贝鲁特以后以如此卑怯的方式入侵这座城市的那些人，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我们认为以色列最近这次的侵略行为只不过是一个总战略的又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战略的目的是要建立起中东唯一的一支军事力量，并保证只有这支军事力量才有权在中东发号施令、称王称霸。我们还坚决认为，美利坚合众国负有主要的责任去迫使以色列人立即撤出贝鲁特西区，特别是因为美国特使所缔结的协定的其他各方都遵守该协定的精神和文字。

毫无疑问美国的信誉现在处于危险之中，美国越快迫使以色列遵守该协定，实现和平的机会就越大，特别是在这黎巴嫩人民正设法选举一位新总统的时候。

我还想提请本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文件 A/37/1 所载 1982 年 9 月 7 日秘书长的联合国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联合国内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各国政府办起事来好象通过了一项决议就免除了自己对正在讨论的问题所承担的新责任似的。”〔A/37/1, 第 6 页〕

没有比如下事实更能说明这一段话的意思了：不但所有要求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走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被侵略者置之不理，而且也没有在这些决议通过之后就采取行动。

我们坚决认为——我确信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也这样认为——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已经达到了无法理解的程度，现在是不许以色列再发疯的时候了。我们认为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基本上做到这一点，因为如果没有它的多方面支持和保护，这样一个小国是不可能成为当今世界上的头号侵略者的。不用说安全理事会也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以便结束以色列造成的这种不正常现象。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洛维斯·马克苏德先生，安理会在第2347次会议上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先生，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对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祝贺与钦佩。你那外交家所独有的谦和以及你和你的国家的智慧已经成了阿拉伯人民和日本之间亲密愉快的友谊的源泉。我还想利用这个机会对你的前任爱尔兰代表在他上个月担任主席期间所表现出的巨大智慧、学识和良知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今天又在开会讨论以色列阴谋的又一表现以及它逐渐吞并它想吞并的一切领土所产生的后果问题。我们显然是在回避公正全面的和平，回避解决黎巴嫩的统一、独立和完整问题以及恢复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在他们的家园建立一个国家的权利问题。似乎全面和平——即公正持久的和平——的这些基本与明显的方面已经仅仅成为国际社会夸夸其谈的话题，因为以色列的强权决意要使这些国际社会承担的明确义务成为法理上的、墨守法规的、不切实际的空谈。

以色列因为拥有毁灭力量而喜形于色，踌躇满志，一味醉心于使用武力，一贯瞧不起世界——它的决议，它的意志，它的愿望——似乎它的手中掌握了全部真理，似乎每个人都是错的，只有以色列才是正确的，而且是绝对正确的。让国际社会去讨论、辩论和审议吧；让国际社会通过决议吧：以色列总是能够找到借口和理由的。至于这些借口和理由是否符合事实或实际，那以色列是不在乎的；重要的是它们赢得了时间，它们使国际社会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而且它们侮辱国际社会，如果国际社会胆敢对以色列的行为的任何一个方面表示怀疑，如果国际社会胆敢对以色列的任何思想或行动表示不信任，因为以色列想使全世界都知道，它所做的一切都有其固有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豁免权。

吞并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增设定居点，占领黎巴嫩和入侵贝鲁特，所有这一切行动都来自以色列的不切实际的自以为是，即认为它不对任何人负责，而全世界必须对它和它的命令负责。

就是在这方面我们在过去几天里亲眼目睹了以色列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恐怖主义方法，而以色列在表达技术上已把这种方法弄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它以这种方法侮辱了世界上伟大的精神领袖之一，因为他勇敢地——而在以色列看来则是鲁莽地——接见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梵蒂冈和教皇在某种程度上不同意以色列给巴勒斯坦人或者他们领袖下的定义。他们不能默认以色列企图强加于人的玩弄文字技巧的苛刻条件。因此，既然这与以色列描述的东西不相同，于是它就借助于它自己思想上的恐怖主义，这就是咒骂，怀疑别人的动机并企图利用这样的事实，即梵蒂冈并没有始终如一地进行它的人道主义努力和执行它的神圣使命。

在这方面以色列今天企图利用导致暗杀新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先生的不幸、悲惨的黎巴嫩事件作为追求一个目标的借口，这一目标照它看来，暂时因国际社会的干涉和美国特使哈比卜大使通过谈判达成的协定而未能实现。世界上有谁相信以色列想遵守这项协定？美国现在相信以色列打算遵守这项协定吗？

以色列利用伪造的借口——即巴解组织企图暗杀它驻伦敦的大使——入侵黎巴嫩。这是又一个大规模入侵黎巴嫩的借口，似乎事先并没有计划，并没有阴谋，似乎在以色列的情报和防务部门里、在以色列的内阁中都没有讨论过入侵黎巴嫩的细节，似乎以色列是突然因为听到那起暗杀未遂事件而过分伤心，突然作出入侵黎巴嫩以示惩罚的决定的。而现在它又声称，入侵贝鲁特西区再次说明原来就有一个计划，如果在以色列占领的贝鲁特东区内部没有发生暗杀事件的话，它本来是不打算执行这个计划的。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以色列立刻假设黎巴嫩的治安将会大成问题，因为以色列把自己与黎巴嫩完全等同起来，不能想象、同意或承认黎巴嫩团结和黎巴嫩民族一致性的活力和恢复力。因此，当完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黎巴嫩存在着任何派系斗争或冲突的可能性时，以色列就利用了这个借口。恰恰相反，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尽管在早些时候存在着两极分化现象，贝希尔·杰马耶勒总统的当选——不管背景如何——使得所有的黎巴嫩人都希望不管早些时候冲突的背景与动机如何，大家能

团结起来支持统一的黎巴嫩国，团结起来支持宪法的合法性，而不管政治和思想上的分歧如何。

正是这种说明在黎巴嫩内部内聚力和政治和解因素正在不断增长的明显可见迹象，肯定地说明了以色列想使黎巴嫩的不稳定局势、派系活动和冲突永远存在下去的企图正在遭到失败。

正因为如此，暗杀事件一发生，破坏协定和占领贝鲁特西区的应变计划就付诸实施了。不仅如此，现成的宣传机器也就开动了起来，说什么以色列人进入贝鲁特西区是为了维持治安，承担警备任务。他们甚至厚颜无耻地把这次行动称为执行“维持和平”任务，从而玷污了“和平”与“维持和平”这两个词语。他们承担过“维持和平”的任务，那是因为沙龙的征服心理和占领全贝鲁特的狂热受到了遏制而不能随心所欲。他把这看成是他的计划和阴谋受到了阻挠。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贝鲁特已经不复存在巴解组织部队了。国际社会和哈比卜大使都证明在以色列在长达两个半月时间里多次企图对贝鲁特居民进行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之后巴解组织部队已有秩序地、庄严地撤走。以色列似乎对贝鲁特的重建要进行历史性的报复。怎么可能有一个象贝鲁特那样不但是黎巴嫩而且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文化、理智、新闻、情报都可能在那里得到复兴的富有活力的首都呢？贝鲁特人民怎么敢抵抗以色列战争机器的猛烈攻击呢？贝鲁特人民怎么敢认为自己有重建和恢复的能力呢？贝鲁特的报纸——图埃尼大使的报纸——怎么敢每天定期出版呢？言论自由又怎敢继续实行下去呢？

于是以色列必须寻找借口。一方面，它想把贝鲁特从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底下拯救出来，希望以此引起职业冷战分子的强烈反应。另一方面，它想说那里还有巴勒斯坦部队的残余，似乎可怜的难民——巴勒斯坦人——也成了一种障碍，而这些难民甚至不让他们在难民营里重搭作为他们临时住宅的帐篷。

因此对贝鲁特怀有一种深仇大恨；不但对这个城市、对居民，而且对各种机构都怀有这种深仇大恨。

黎巴嫩怎么敢有让它的议会选举一位总统的奢望呢？新当选的总统怎么敢拒绝以色列想向黎巴嫩提出、强加于它并命令它进行考虑的两种选择：要么接受一

项受以色列军事存在支配的条约，要么接受黎巴嫩南部的分裂以及它在实际上——如果不是在理论上的话——被以色列吞并？黎巴嫩及其新当选的总统，为了促成黎巴嫩的民族和解和民族谅解，又怎么敢拒绝这些选择呢？

国际社会力求使它的决议显得可信，使它那一定要把信念化为政策的决心显得可信，这一正在出现的情况使上述一大堆以色列虚假的荣誉和它制造混乱的企图碰了壁。以色列看到了这方面的端倪：它看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公开宣称联合国的办法和联合国决议不但必须受到尊重，而且必须得到执行。站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秘书长，他愿意、渴望、也许决心要使国际社会的意愿得到实现，这一意愿就是联合国应该成为和平的靠山与和平的缔造者。如果联合国恢复了它的信誉和效能，那么以色列就完全不能继续采取它那特有的、一贯的蔑视和对抗态度了。

接着以色列看到，里根总统的讲话是坚决打算使美国与以色列行为型式疯狂的一面保持一定距离，美国已不再热心或愿意毫无疑问地认可以色列的一切行为，美国再也不想预先为以色列想做的任何事情开绿灯了。

如果某个政府、某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象以色列回答里根总统那样回答里根总统，那么国际关系就要开始大乱了。但是美国还有残余的怜悯心，它对最近几天以色列所发动的许多无礼攻击的反应宛似一部减震器所起的作用。

以色列认识到巴勒斯坦运动在消除了从贝鲁特撤出的后果之后，现正重新确定巴解组织的任务，恢复它的团结，恢复它作为巴勒斯坦人民愿望的表达者的效能。它开始起的作用不再是以色列要它起的作用，因为在此之前以色列曾迫使巴勒斯坦人成为自己热衷于恐怖主义的一面镜子。相反，它发现巴勒斯坦运动保持着它的战斗性并决心实现它的政治目标。不仅如此，还举行了非斯首脑会议。以色列希望，阿拉伯人的不和与分裂会使它有操纵这一整个地区的余地，以便建立起它的军事和战略霸权，支配该地区人民的命运，利用我们的人力和经济财富，持续不断地、不受干涉地在该地区横行霸道。

接着它发现希腊人民和政府欢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昨天各国议会联盟也欢迎它。此外，最高精神领袖接见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这是道义上的胜利。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以色列增设定居点、鼓励新移民、破坏占领区居民的自由与民主权利以及企图抢在黎巴嫩中央政权恢复它的主权之前在黎巴嫩内部制造新的既成事实的时候。

接着以色列向世界提出了它那令人感动的说法。正如沙龙先生今天对美国大使所说的那样，“我们为你们拯救了黎巴嫩”。而今以色列内阁举行了四个小时的会议并明确声明：

“以色列部队接管了贝鲁特西区的阵地，以便防止发生暴力行动、流血事件和无政府状态的危险”。

但是如果以色列自己象过去两天它在贝鲁特摧毁机关、银行、学校和医院所做的那样引起流血、暴力和无政府状态，那就是可以允许的。内阁的声明接着说，“确实防止了这种危险”，并说政府将命令 IDF——别笑，这是“以色列国防军”英文名称的缩写——当黎巴嫩军队能够配合以色列国防军承担起保证社会秩序和治安的责任时就放弃对它阵地的控制权。这就是说，黎巴嫩的保安部队——黎巴嫩军队——必须配合在贝鲁特西区的以色列部队并征得它的许可才能恢复维持社会秩序与治安的职责。

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的成员们，如果你们不喜欢它，那么你们就会受到试图批评以色列的人所肯定要受到的那种侮辱，把你们的批评说成是顽固的反犹太主义或者企图包围和扼杀可怜的以色列。即使在以色列人的法西斯主义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他们也企图利用听众的同情心。

从我们的态度上讲我们无疑是十分愤怒的。但是我们看到，尽管以色列企图使我们遭受灾难，尽管它企图使国际社会遭受屈辱，还是出现了某些积极的迹象。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使这些迹象继续发展而成为制止以色列进一步执行它的侵略计划的可靠因素，成为促使安理会下决心实现黎巴嫩长期没有实现的医

治创伤的过程和使巴勒斯坦人民行使独立与自主权利的因素。

主席：我感谢马克苏德先生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我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先生，在这关键时刻看见你主持本安理会工作，使我们感到放心。贵国政府对中东的命运所采取的谅解立场，尤其是你关于巴勒斯坦人民必须自由行使它的自决权以及在自己家园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的主张，我们充分理解并表示赞赏和感谢。

我想对爱尔兰大使多尔先生说几句话，他善于辞令，真诚待人。他那坚忍不拔和献身的精神十分值得称赞和钦佩。如果我是一个爱尔兰人，我会为他而感到自豪。

黎巴嫩代表在发言的开头告诉了我们由于对黎巴嫩的罪恶进攻所引起的悲惨事件。阿拉法特主席发了一个唁电给谢克·皮埃尔·杰马耶勒，他在电文中说道：

“我们对你所遭受的极大不幸表示热情的慰问。我们祈求真主赐予你耐心和安慰。这一罪行是针对兄弟的黎巴嫩的，只是有利于我们的共同敌人犹太复国主义分子。”

这份电报的署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

抓住机会并立刻利用这一罪行的人只能是那些犯罪的人。犯罪分子肯定是事先计划好要进一步搞破坏和犯罪，采取国家恐怖主义行动，嘲弄稳定与和平的概念的。

在大卫王饭店附属建筑物杀害无辜的公务员即设在巴勒斯坦的民间委任统治政府秘书处的成员——他们是文职人员而不是占领的武装部队——的凶手的罪恶记录，杀害代尔亚辛和卡佛尔卡西姆的无辜村民的凶手，杀害在帕特里亚得救的纳粹拘留营的犹太人幸存者的凶手——这些与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勾结的犹

太法西斯分子有一部血腥的记录，一部他们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在黎巴嫩、尤其是在贝鲁特仍然要继续写下去的记录。

8月初安全理事会一致注意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关于巴勒斯坦武装部队撤离贝鲁特的决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出这个决定是为了使贝鲁特免遭进一步的破坏与蹂躏，为了拯救老百姓的生命。花了许多天、许多星期的时间才达成了某种协定，该协定除了别的之外还提到：

“留在贝鲁特的守法的巴勒斯坦非战斗人员，包括离开者的家属将遵守黎巴嫩的法律和规章制度。黎巴嫩政府和美国政府将提供适当的安全保证。”

秘书长阁下的手是被束缚住的，本安理会授予他的唯一权力就是通过他的观察员进行汇报。可是他通过他们把巴勒斯坦武装部队从贝鲁特撤出的情况告诉了我们。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我认为是心甘情愿地——被剥夺了维护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一切权力。其代价是使以色列恢复对贝鲁特的罪恶袭击，从而流更多的血。这不是忽视安全理事会所付出的代价吗？是我们不再信任本安理会，还是安理会不再信任它自己？这就是我要提出的问题。

美国代表罗伯特·狄龙先生在给黎巴嫩政府的信中写道：

“美国准备在黎巴嫩武装部队履行他们有关贝鲁特的巴勒斯坦人员在安全和有秩序的情况下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的责任时，暂时部署大约800人的兵力作为多国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便向他们提供适当的帮助。不用说这支美国部队的存在将以此方式为恢复黎巴嫩政府在贝鲁特地区的主权和权威提供便利，因为这也是我国政府所完全赞同的一个目标。”

这些巴勒斯坦部队和坚决反对以色列占领贝鲁特的黎巴嫩人的撤出只会为破坏治安、为破坏黎巴嫩政府对贝鲁特的主权和权威的恢复提供便利。

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知道以色列的阴谋，因而可以说是与它勾结呢？还是美国政府是受骗呢？法

国、意大利等自愿参加多国部队的其他国家也是否受骗为执行以色列的进一步的阴谋打掩护呢？

今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发表如下公报：

“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尤其是对贝鲁特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新的野蛮侵略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以色列领导人的目的是继续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斩尽杀绝的战争和消灭巴勒斯坦难民营。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要求国际社会制止这一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的罪恶侵略行为。以色列军队不顾多国部队和美国所提供的保证，开始猛攻贝鲁特西区。这些保证特别是为了保护巴勒斯坦难民和难民营而作出的。这是美国、法国和意大利部队的主要任务。

“这一新的侵略说明该地区局势危急。

“阿拉法特主席在他会见意大利外交部长时提出了多国部队参加国所提供的保证问题。他要求与美国和法国政府取得联系，以确保它们对为保护巴勒斯坦难民营和迫使以色列部队撤出所作的保证承担义务。当然，意大利外交部长确实把这一问题通知了两国政府，阿拉法特主席还把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份备忘录递交给法国外交部长。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要求世界公众舆论在此关键时刻立即采取步骤制止这种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妇女、儿童以及老年人的侵略。现在是把巴勒斯坦人民从大屠杀下面拯救出来，阻止以色列侵略者不再让他们疯狂犯罪的时候了。”

今天下午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是违背以色列在华盛顿和在以色列向它所作的保证的。声明写道：

“我们认为，以色列军队继续留驻贝鲁特西区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我们要求它立即撤出。”

我不知道在这里坐着的我们这些人当中有几个会相信美国所说的话。它是确实认真对待这件事的吗？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即大约48小时里——老是等

待，让以色列人做到他们在贝鲁特想做的一切——占领整个贝鲁特，摧毁了大半个贝鲁特，监禁和拘留贝鲁特的年轻人和老年人，而美国国务院却只说他们留驻贝鲁特是没有道理的，好象他们原先进入贝鲁特是有道理的，似乎他们进入黎巴嫩是有道理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在法律上歪曲事实的处理问题办法。

我再重复一遍：这是在处理这种问题时忽视安理会、侵犯安理会权力所付出的代价呢，还是一种好处？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坚信，本安理会一定会充分履行它根据宪章规定所承担的职责。

在结束我的发言以前，在这里我想十分明确地告诉大家，当我们在一条战线上——在贝鲁特和黎巴嫩——为侵略行为所吞没时，以色列正坚持对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领土上的我们兄弟执行惩罚性的镇压政策。但是我希望这将是另一次会议的议题，但愿真主保佑，仍在先生你的主持之下。

主席：我感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说的那一番友好的话语。

奥温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先生，首先允许我在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重要职务的时候向你表示祝贺，并祝你胜利完成你的重要工作。

也允许我向作为上个月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你的前任爱尔兰常驻代表多尔大使表示感谢，因为他在上个月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熟练地、胜任愉快地指导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我还想和其他代表一起向联合王国的新代表约翰·汤姆森爵士表示良好的祝愿，祝他工作顺利。

在三个多月前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要求以色列部队立即无条件地从黎巴嫩撤走的第509（1982）号决议。在这以后又有许多确认这一基本要求是使黎巴嫩局势正常化的关键因素的安全理事会决定。在这一整段时间里，以色列挑衅性地置一切安理会的决定于不顾，并不断地使它的侵略升级。

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战争，但是如果说到现在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兼并主义者如此厚颜无耻和狂妄自大，这决不是夸大其词。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处

心积虑和灭绝人性地对整个民族公开奉行种族灭绝政策的。以色列的飞机大炮轰炸和轰击黎巴嫩的城镇和村庄，投射了数千吨炸弹和炮弹。以色列的坦克就在联合国旗帜底下残酷地碾碎了黎巴嫩的和平居民。

如今以色列军方在黎巴嫩的悲惨历史中写下了新的血腥的一页。以色列军队完全占领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城，它对这个城市围攻了两个月之久。这显然是一个新的侵略行为，它向全世界揭露了犹太复国主义恐怖主义的无耻狂妄心理，它把贝鲁特和整个黎巴嫩扣作它的阴谋的人质。

在过去几天中，以色列武装部队的所作所为只是它的一连串罪恶行动中的最新一项。从总体上看，这一连串行动说明以色列已经公开着手在中东实行扩张主义政策。这一连串行动包括袭击巴格达的核反应堆、侵犯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领空、轰炸黎巴嫩的和平居民、吞并叙利亚戈兰高地、大举入侵黎巴嫩并占领了它的三分之一领土和首都、蚕食西岸和加沙地带。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色列和美国战略合作条约的直接后果。在这个同盟中，以色列用美国的钱，用美国的武器，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掩护下，包括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正在实现美帝国主义中东政策的目标。

因此我们面临的是美国—以色列在中东对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侵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先生昨天在莫斯科讲话时声明如下：

“以色列侵略者终于向全世界暴露了它的海盗面目。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兼并主义者如此厚颜无耻，它无视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有计划地大规模杀害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肆无忌惮地藐视举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在流血的战争过程中，美国中东政策的实质在全部赤裸裸的血腥罪行中已经暴露无遗了。美国不但不想限制以色列的侵略，而且在实际上把黎巴嫩置于以色列控制之下。结果以色列占领了黎巴嫩相当大部分的领土，杀害了数以万计的人，使得几十万和平居民流离失所，无

家可归。在这整段时间里，特别喜欢各种惩罚和制裁的华盛顿竟然找不到一句谴责侵略者的话，更谈不上采取什么旨在制止它的活动的实际步骤了。”

美国 - 以色列在中东奉行的共同路线是一条狂妄的路线，是一种与该地区公正持久和平的利益根本相违背的政策。它的目的在于无视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把美国 - 以色列允许它们在该地区存在的条件强加给它们。就是由于这种政策的完全公开和明目张胆的性质，才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完全陷于孤立。当美国被迫单独对西班牙提出的决议草案使用否决权时，它在安全理事会中是完全孤立的。同样，当它对法国提出的决议草案使用否决权和对苏联提出的决议草案单独使用否决权时，它也是完全孤立的。在联合国大会，以色列和美国是唯一的两个对向该机构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投票反对的代表团。

以色列和美国的这项政策是错误的：那是一种帝国主义政策。正因为如此，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安全理事会现在面临着挫败以色列侵略者最近的袭击与入侵的任务。在苏联代表团看来，安全理事会必须明确谴责以色列公然违反它的许多决定的行为。我们必须要求以色列军队立即从贝鲁特西区撤走。我们应当准备使用使安全理事会能够监督执行任何决议所可能要求执行的措施的方法。最后，我们必须向以色列提出明确警告，大意为：如果它不立即从贝鲁特西区撤军，安理会就要对它采取联合国宪章中提出的适当和必要措施。苏联代表团认为，这是安全理事会在这种形势下能够做的最起码的事情。

可是即使这一最起码的行动，根据人们的判断，也已经遭到一个代表团的抵制。安全理事会的许多理事国最近说，非正式协商的制度往往在安理会中起着阻碍采取必要措施的作用，这并不是偶然的。这种说法的正确性现在变得很明显：一个代表团即美国代表团实际上反对安理会采取任何重要的措施。例如，我们没有听到过美国代表团谴责以色列在贝鲁特的行动。今天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项表面上是谴责这些行动的声明。美国代表团理当接着就要求以色列军队立即从贝鲁特西区撤走，并至少是同样正式地支持国务院的声明。可是我们并没有听说这样做。为什么没有

呢？谅必是因为美国发表关于以色列的正式声明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安定人心，缓和阿拉伯国家的情绪，而在实际上美国代表团却拒绝一切关于谴责以色列的要求。我必须说，美国现在处在不怎么美妙的境地：要么被迫在安理会投票赞成谴责以色列，要以色列军队立即从贝鲁特西区撤走，要么自己的面目暴露无遗。

当然，在解决今天出现的问题时，安全理事会不应该看不见保证以色列军队全部无条件地从所有黎巴嫩领土撤走的必要性。安理会面临的任务仍然是给予实现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以积极的支持。只有公正的和平才有可能持久的和平。而海盗的和平，受以色列和它的华盛顿伙伴支配的走向死亡的和平，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和平决不能存在，也不会出现。

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袖勃列日涅夫先生昨天在克里姆林宫讲话时强调指出，就苏联而言，它打算用尽一切办法积极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黎巴嫩爱国人士、叙利亚以及该地区一切不愿向侵略者屈服并正在为公正解决该地区问题与实现和平而斗争的人。

主席：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对我说的亲切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首先允许我祝贺你担任九月份安理会主席的职务。我们相信，你将以已经成为你在联合国活动的特点的智慧、才干和谦恭履行你崇高职务所赋予你的义务。我还想表示我赞同你对我们的新同事——联合王国常驻代表所致的欢迎词。

马克苏德先生所提到的“不幸悲惨的黎巴嫩事件”，即对黎巴嫩新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先生的罪恶暗杀事件，已经在该国特别是在贝鲁特造成了十分危险的局势。

恐怖主义者在贝鲁特留下了2,000多个用大量轻重武器装备起来的特务。

关于巴解组织恐怖主义集团从贝鲁特撤出与离开的哈比卜计划的第1段明确要求在贝鲁特的巴解组织

恐怖主义者“和平离开黎巴嫩到预先安排好的其他国家目的地去”。同一段继续写道：

“这项计划的基本概念符合黎巴嫩政府的下述目标，即所有的外国军队都从黎巴嫩撤走。”

同一份文件的第18段写道，巴解组织将把所有留在贝鲁特地区的重武器和多余的武器弹药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

有案可查的是，巴解组织不但没有遵守哈比卜计划的这些条款和其他条款，而且恐怖分子在过去四个星期中制造了严重违反总停火命令的事件，其中包括不把所有的恐怖分子从贝鲁特撤走，大量恐怖分子——显然有几千人之多——留在贝鲁特地区难民营蜂窝状的地洞和坑道里。重武器没有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而是交给了代表剩余恐怖分子利益并与之勾结的各种私人团体。

同样有案可查的是，大量恐怖分子通过渗透又回到贝卡谷地并依靠叙利亚军队的掩护向以色列国防军开火。事实上，仅仅几天前，恐怖分子在一次对以色列国防军哨所发动的卑怯袭击中劫持了八名以色列士兵，现在企图对以色列进行讹诈，扬言要虐待这些俘虏。

但是好象这样做以及不断破坏停火还嫌不够似的，100个左右的恐怖分子头子偷偷跑回特里波利和黎巴嫩的其他地方，其中几个已经公开发表演说，煽动进行新的战斗和采取新的暴力行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任何方面都没有对恐怖分子的这些公然违犯哈比卜计划的行为作出反应，而以色列是根据这一计划才让恐怖分子安然无恙地离开的。

由于存在着这些消极的事态发展作为背景情况，黎巴嫩新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的被暗杀便威胁并且显然旨在完全破坏停火协定，把该地区投入新的暴力行动之中。贝鲁特地区的局势尤其是这样。新当选总统的暗杀者的打算是，如果能够重新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巴解组织的残余分子就可以利用这个烟幕作掩护重新获得他们在贝鲁特失去的阵地并从那里出发展开活动。

正是为了粉碎这些阴谋并预防巴解组织利用可能

成为重新接管贝鲁特的一着棋的局面，以色列国防军才进入贝鲁特西区的。

我们已经有机会在其他场合说明，以色列国防军的军事行动在范围和时间上都是有限的。以色列政府将命令以色列国防军，当黎巴嫩武装部队为了保证社会治安准备在以色列国防军的配合下控制贝鲁特西区的阵地时，以色列国防军就放弃这些阵地。

正如从前我在本安理会和其他场合多次说明过的那样，以色列丝毫无意留在黎巴嫩或它的任何地方，随着外国军队从黎巴嫩撤走，以色列国防军也将离开该国。正如黎巴嫩代表今天在这里再一次正确指出的那样，应该把黎巴嫩交给黎巴嫩人，而且只交给黎巴嫩人。

苏联代表给本来应该是十分严肃的辩论加进了富有幽默感的东西。当代头号兼并主义国家的代表在这里大声斥责兼并行为。那个在国内以及其他国家凶恶地杀害了千百万无辜平民的国家的代表在这里发言反对凶恶的行为，假装对无辜者表示同情。

当代最主要的侵略国的代表今天晚上在这里进行反侵略的说教。那个大家一致认为是最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的代表却发言支持人权。那个大家一致认为是最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国家之一——如果不是最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唯一国家的话——的代表却在这里假装成国际法的维护者。

还需要对苏联代表的发言再说些什么吗？

我认为我无须对我们从努赛贝赫那里听到的一派胡言作详细的评论。因此我只须简单地提醒他注意如下事实：随着上个月已故的贝希尔·杰马耶勒当选为黎巴嫩总统，一些国家特别是大马士革的阿拉伯宣传家便对杰马耶勒先生发动了一场煽动和恫吓的运动，实际上要求把他干掉。

例如，在杰马耶勒先生当选的那一天，大马士革出版的《复兴报》在1982年8月23日的一期里有如下一段话：

“黎巴嫩不是杰马耶勒及其一伙的黎巴嫩。它是阿拉伯的土地，其居民是以抵制这位占领者的候选人的爱国领袖为代表的。这些领袖将继续

反对这个候选人，直到他下台为止；随着他下台，黎巴嫩的敌人也就失去了他们想通过冒险得到的一切。”

四天以后，叙利亚政府的另一喉舌《革命报》在1982年8月27日的一期上有如下报道：

“我们需要一致动员起来消灭那些失败主义者，他们把自己出卖给魔鬼并依靠魔鬼的支持成为真正的、有影响的势力——以萨达特开始和以贝希尔·杰马耶勒告终的势力；杰马耶勒同意代替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充当黎巴嫩新军政府的头子。”

同一天即8月27日，叙利亚政权的另一喉舌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广播说：

“黎巴嫩国内的发展趋势肯定是把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从黎巴嫩驱逐出去并推翻与他们勾结的占领的代理人。贝希尔·杰马耶勒对国民军不感兴趣。他是那一帮在黎巴嫩到处搞破坏的贪官污吏的总头目。”

就在上星期，即9月7日，从贝鲁特撤出没有几天、不应该返回黎巴嫩领土的国际恐怖分子内夫·哈瓦特马在黎巴嫩的巴勒贝克发表演说时威胁说，贝希尔·杰马耶勒将遭到与已故总统萨达特相同的下场。

努赛贝赫大使知道多次企图杀害侯赛因国王的情况，十分了解暗杀已故阿卜杜拉国王的人是谁，他本该明白不对以色列提出他那令人震惊的无耻控告。但正是这种超出目前这场辩论范围的粗心大意的逻辑，真正反映了那种首先要对制造阿拉伯-以色列冲突负责，同时也要对使这一冲突持续了几年、几十年负责的观点。

主席：我感谢以色列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我要通知安理会理事国，我刚才收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安理会议程上本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其他安理会理事国代表允许我发言。

我要求把我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是错误的一事记录在案。

先生，我要祝贺你担任这个艰难月份的安理会主席的职务。上个月同样是艰难的，爱尔兰代表出色地担任了上月份的主席并以他的公正和仁慈闻名于世。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秘书长表示祝贺，因为他的报告对本安理会的工作关系重大。

我们的决议正在归档而没有得到执行。秘书长就和平与安全的现状和前途向安理会发出了警告——请原谅我使用了“警告”这个词——因为安理会是和平与安全的保证人和保护者。

要不是侵略成性的以色列移民殖民主义实体的代表在这里发表了一些极其荒谬的含沙射影的言论，今天我确实不打算在辩论会上发言。除了侵略，还一直散布谎言——不止是今天，而是从这个运动开始以来——撒下弥天大谎：“没有人民的国家要让给没有国家的人民”——这是以色列撒下的弥天大谎，是以色列的宪法。以色列是因侵略存在而存在的。以色列是一个侵略实体，它正把我们这个世界拖进——我毫不犹豫地说——一场大战火，而这个地区和整个世界都将蒙受其后果。

我不想探讨问题的实质。所有我的同事，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包括你主席先生，以及除了一个国家以外的每一个出席会议的理事国都以种种方式公开谈到了以色列的特点，谴责它的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决议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所了解的每一种文明的事物。问题的核心、问题的实质是一清二楚的。安理会已经反复对它进行谴责，要是没有美利坚合众国的支持，以色列是不会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我们务必不要听信在我们同事当中散布的谎言、那些含沙射影和毫无根据的说法以及指控叙利亚报刊言论的话。

我们实行新闻自由。我们可以自由地说我们想说的话。但是,正因为如此,本安理会理事国也必须听一听我们官方的声明。

大马士革的一位发言人曾就贝希尔·杰马耶勒先生被暗杀一事发表了一项声明。但是确定无疑的是,以色列代表凭它的选择性智力、它的选择性的犹太复国主义态度——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理论,所以具有选择的性质——决意要引用报刊上的言论,而不引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官方发言人在大马士革发表的言论。

声明的原文是用阿拉伯文写的。由于我没有时间逐字翻译,我想把它意译出来。我国政府的一位官方发言人在大马士革评论贝希尔·杰马耶勒先生被暗杀一时时说:

“毫无疑问,以色列暗杀了贝希尔·杰马耶勒先生,虽然当时以色列和杰马耶勒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杰马耶勒先生开始强调迫切需要以色列人全部撤出黎巴嫩,而且他表示他不愿同以色列缔结一项条约——一项走向死亡的条约,一项投降的条约。在过去几天里,他作了大意如下的讲话:不同征服者缔结条约,以色列人必须全部撤出。决不在强迫的情况下缔结条约,决不在被占领的情况下缔结条约。”

你找不到另一个萨达特。

让我们记住事实吧。我们有一份载于文件S/15382/Add.1的秘书长报告。这份报告谈到了一些事件及其发生日期。让我们看看9月14日星期二那一天。就在这个日子新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和其他几个人被炸死。这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文件第6段(c)中说的。就在下一段即第6段(d)中写道:

“9月15日清晨, IDF”——指的是以色列占领部队而不是以色列国防军——“的步兵和装甲部队从他们以前在贝鲁特西区的阵地向前推进……”

“9月15日清晨”这几个字应该引起本安理会每个理事国的注意。我们有情报。布卢姆先生,不要以为你们有办法搞到情报。我认为你们没有情报。你们

们编造情报。你们善于从某些来源收集情报。你们与你们的保护国和盟国的情报机构合作,你们交换情报。根据为我们提供情报的那位发言人说,9月14日星期二上午9时30分在贝鲁特及其周围地区的以色列部队司令员开始邀人开会,下午6时举行了贝鲁特周围的种族主义以色列占领军军官会议。会上给每个军官分配了一定的任务。分配的任务之一就是进入贝鲁特、占据阵地和在贝鲁特的一些地区重新集合。

可是最有意思的是,就在那个时刻——我强调“时刻”这个词,因为照我的看法,这个词相当于“9月15日清晨”——杰马耶勒被暗杀的消息证实了,于是向以色列各部队发出了执行他们事先计划和安排好的任务即入侵贝鲁特。就在那杰马耶勒先生之死得到证实的时刻,入侵贝鲁特正在按计划进行,而且立即实行了宵禁。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说明以色列事先策划了对杰马耶勒先生的暗杀,而在以色列进行这次暗杀行动时以及在行动完成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这次暗杀的结果。事实——更不必说历史了——很快就会说明问题的。本安理会理事国应该认真听取和阅读我今天晚上讲话的内容:以色列暗杀了杰马耶勒先生,我再说一遍:以色列暗杀了杰马耶勒先生。历史已经证明,以色列是唯一有领土野心的国家,而且这种野心已经发展到了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地步。以色列通过它的代表在这里宣布,它没有领土野心。但是如果以色列没有领土野心,为什么它现在正在靠近利塔尼河的地方建立办事处、银行并制订水力资源方案以执行它的计划呢?这恰恰相当于夏里特先生通过在他的备忘录中叙述征服黎巴嫩南部的故事谴责他自己的朋友时所说的话。将来某一天,我们也将引用布卢姆先生的话来反驳他在文件S/15386中所说的话,他还是象以往那样撒谎,当时他引用了大意如下的一段他自己的发言:

“以色列对黎巴嫩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我们不要一平方英寸黎巴嫩领土……。以色列希望黎巴嫩国内太平并希望与它和平相处。以色列没有跟黎巴嫩争吵,而只跟征服黎巴嫩的人争吵。”
[A/ES-7/PV.26,第42页]

但是谁征服了黎巴嫩?谁杀死了18万黎巴嫩

人？谁迫使600,000黎巴嫩人离乡背井？谁使18,000黎巴嫩人成为残废？以色列想恐吓黎巴嫩，征服黎巴嫩，利用黎巴嫩，吞并那些它感兴趣的黎巴嫩地区；而以色列的兴趣则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已经有了许多先例——耶路撒冷，戈兰高地，事实上吞并了西岸，我们数不清那里定居点的数目——有人告诉我们，定居点的建立只应该冻结，而无须把它们拆除，它们可以保留在那里。

时间已经很晚。我发言是为了断然驳斥以色列的指控、含沙射影的言论、谎言和编造的鬼话。现在我就结束我的发言，等以后再继续发言。我现在只想利用这个机会对我们的新同事、联合王国代表来到我们中间表示欢迎。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这番亲切的话。

以色列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现在我请他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叙利亚代表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他问安理会，而且我认为他是严肃认真地问的：“谁征服了黎巴嫩？”我认为这个答案是很明确的。叙利亚征服了黎巴嫩。在过去八年中，叙利亚占领军连同恐怖主义巴解组织对全黎巴嫩包括贝鲁特的人民进行恐怖活动，1978年10月对他们炮击和轰炸达几个星期之久。

苏联代表估计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黎巴嫩领土现在在以色列控制之下。这样还有三分之二的黎巴嫩领土他没有交代。我假设苏联代表不知道谁控制这三分之二的黎巴嫩领土，但是我认为很难设想叙利亚代表也不知道这三分之二的领土是在谁的控制之下。但是我想问他：谁控制了这三分之二的黎巴嫩领土？他们呆在那里的目的是什么？谁把整个黎巴嫩看成是大叙利亚的一部分？谁由于两国之间存在着兄弟般的关系而不跟黎巴嫩建立外交关系？法塔勒大使，叙利亚大使是几时从贝鲁特召回的？他不是被召回的，因为从来就没有任命过大使。可否请法塔勒大使向安理会说明一下这些年来如何不任命叙利亚驻黎巴嫩的使节？

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感谢叙利亚代表告诉了

我们一条重要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他告诉安理会他的国家有新闻自由。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到现在才知道这个有趣的事实，但是我相信它象在叙利亚——我补充一句，实行多党制的叙利亚——存在着民主一样真实可靠。但是如果叙利亚代表确实想知道一点他的国家的实际情况，我建议他去参考一下他的前任临别时所说的中肯的话，他的直接前任离职时在报纸上发表的声明，当时他告诉我们大家在阿萨德兄弟政权——叙利亚阿拉维少数派的多数人权——统治下存在的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所有其他自由。

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再一次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开会是为了讨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入侵贝鲁特的第二阶段。

我们面临着一种局势，这种局势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下去，按以色列的阴谋将导致吞并黎巴嫩的一部分领土。让我们十分坦白地承认这一点。

我想在这里提醒安理会理事国，叙利亚进入黎巴嫩是阿拉伯联盟命令它这样做的，因为我们是阿拉伯联盟的一个成员国。我们因能在黎巴嫩履行我们的民族义务而感到自豪。我们执行这一任务，彻底制止了内战，但是今天由于杀害了杰马耶勒先生内战又开始了，由于以色列占领了贝鲁特西区它又把战火点燃了。这就是叙利亚和阿拉伯防御部队正在履行一项神圣民族义务的原因。这一点以色列代表必须清楚地懂得。这是一项神圣的民族义务。至于“大叙利亚”、“小叙利亚”，这是与他毫不相干的事情。以色列已经成为超级以色列；它摧毁了巴勒斯坦；它摧毁了我国的一部分地区；正如苏联代表所说的，它占领了三分之一的黎巴嫩土地。于是以色列代表声称，叙利亚在黎巴嫩的目标与黎巴嫩阿拉伯人民的目标不同。这是一个弥天大谎。说得客气一点，我可以称之为“歪曲”，但是在我的词典里这是谎言。叙利亚正在履行一项民族义务，而且将继续这样做，直到从世界各地跑来霸占土地和水域的殖民主义以色列士兵的最后一个离开全部黎巴嫩领土为止。这一点应该对以色列

代表以及那些也许想把我们呆在黎巴嫩说成不是为了执行民族义务的人交代得一清二楚。

主席：以色列代表想再次发言行使答辩权。如果他能考虑到时间已经很晚，我将非常感谢。现在我请他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我一定记住时间不早，我的发言十分简短扼要。

我只想谈谈我的叙利亚同事发言中的一句话。他在无数次之后又一次要我们听他讲叙利亚呆在黎巴嫩是应黎巴嫩和阿拉伯联盟的请求这一虚构的故事。我确信，他知道这些年来提出的这个说法是虚构的，知道在黎巴嫩的叙利亚占领军是躲在这块遮羞布后面的。但是连这块遮羞布从今年7月份起也不见了。所谓阿拉伯和平威慑部队——一个十分古怪的名称，但是我想这是正式的番号——的所谓任务期限到1982年7月27日届满。黎巴嫩政府并没有要求展期，实际上它要求所有的外国军队包括叙利亚军队离开黎巴嫩。但是在六、七个星期之后的今天叙利亚代表却在这里宣称叙利亚占领军呆在黎巴嫩领土上是应黎巴嫩和阿拉伯联盟的请求。我让安理会理事国自己去判断，究竟是谁在这里伪造事实、编造情报。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在我这儿有一份决议草案案文，它实际上是一份工作文件，在没有跟安理会理事国进一步磋商之前，我过去没有、现在仍不打算把它提交安理会。我曾经对我的几位同事以及其他代

表团成员说过，我要求把如下意见记录在案，即我十分赞赏任何代表团可能想对这份以临时形式出现的工作文件提出的任何建议、修正意见或改动意见。

尽管它已经以临时形式出现，我还是认为必须在安理会各理事国之间进一步进行磋商，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就黎巴嫩极其严重的局势达成一致意见，我们的主要目的和动机完全是为了维护贝鲁特的完整和保护它的居民。

因此我希望在座的我的同事们把它看成是一份初稿，并希望他们提出建议以便写入这项决议草案，然后我才正式把它提交给安理会。

主席：我现在请黎巴嫩代表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我现在发言不是为了行使答辩权。

我要感谢约旦代表提出了他的工作文件并欢迎其他理事国提意见。不过我要提请主席和安理会其他成员注意局势的紧迫性，并要求尽快达成我们希望有可能在安理会中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

主席：我向黎巴嫩代表保证，我将尽力而为。

本次会议的发言人都已经发了言。安全理事会下一次会议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个项目，开会时间等与安理会理事国磋商后确定。

下午8时30分散会。